

張大千傳（五六）

——大千居士乞食圖

王家誠



圖一 大千七十五歲生日所作〈乞食圖〉

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，洛杉磯安克倫美術館擁擠異常，聲譽正隆的東方畫家「張大千近作展」揭幕，展期半個月。前一天下午大千夫婦就到了洛城，在上海樓接受友好和僑界的公宴，主人多達二百多位。宴前爭看二十九幅展出的彩色目錄，舉座讚嘆不止，次日揭幕後的盛況，自在意料之中。

農曆四月一日，大千七十五歲生日，賓客驚奇面對的是大千新作的自畫像〈大千居士乞食圖〉。

皤白的鬚髮，蓬鬆零亂，右手策杖，端在左手的是隻空碗。上題：

「左持破鉢右拖筇，度陌穿衢腹屢空，老雨甚風春去盡，從君叫啞破喉嚨。」

癸丑四月初一日爰翁七十有五歲，環筆蒼題」。(註一)(圖一)

文人墨客扮作乞丐，遊戲人間，傳為藝林佳話的所在多有。蘇州才子唐伯虎和祝允明，曾在雪天扮成乞丐，唱蓮花落，討到錢後，買美酒佳肴躲到野廟中飲酒作樂，大嘆此樂「惜不令太白知之」。

傳說，另位才子張靈也曾扮成乞丐，故意到虎丘可中亭，唐、祝飲宴處行乞，伯虎故作不識，隨即揮灑成〈張靈行乞圖〉，結果成就了張靈與崔瑩的一段淒美的傳奇。

張大千離開大陸後，曾落魄於印度大吉嶺，靠香港友人代為借貸和賣畫度日，當時有一首〈詩和慕禪見贈詠〉：

「人間乞食自年年，浮世流光去若煙，
雪个聲名原浪得，石遺衣鉢自真傳；
共揮老淚對歌哭，忍對橫流話播遷。」



圖二 曾紹杰為大千刻
〈人間乞食〉閒章

其後篆刻家曾紹杰為

刻〈人間乞食〉印（圖

二）。

大千另有三方閒章：

〈富可敵國〉、〈敵國之富〉

及〈貧無立錐〉。

這些閒章，指他收藏

的歷代書畫名蹟，不少是價值連城的國寶；其自身的藝術造詣，更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財源。但他廣築園林，到處結交及揮金如土的個性，卻使他經常要靠抵押、借貸、出售珍藏品，和不斷地開畫展售畫度日。

他七十五歲的自畫像—乞食圖，既不是遊戲人間，也並非故作風雅，而是內心焦慮的寫照。多年來的眼疾；尤以五十九年初，雷射光療法失敗後最為嚴重，右眼全盲，左眼白內障未達手術治療的時機，使他幾乎完全失去創作能力。但他先後遷居「可以居」，繼而開建工程浩大的「環碧庵」，築大畫室；若非李祖萊成功地為他辦理香港畫展，托人出售包括石濤作品在內的古蹟；推測經濟狀況，已經瀕臨山窮水盡的境地，所幸六十一年左眼手術成功，才略有轉機。數年後，台北外雙溪摩耶精舍築成後，他再次面臨經濟的拮据，進一步把這幅行乞

圖摹刻上石，立於他預備埋骨的「梅丘」巨石之側；是悲哀？自豪？或日夜揮灑變賣償貸的惕勵？

五月左右，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「張大千國畫創作回顧展」——也就是在舊金山的「四十年回顧展」易地台北展出。大千由美飛台主持揭幕。港、台、日等地藝術家和收藏家，紛紛前來觀賞這曾經轟動美歐的大展。只是揭幕未久，大千便匆匆飛往巴西，在八德園停留兩個月左右再轉飛卡密爾的環碧庵。無論在八德園的五亭湖畔或環碧庵的大畫室，他力克旅途的疲憊，不停地創作，為的是在明年初香港大會堂張大千近作展中，彌補他幾年來的虧空。

農曆九月，大千迷上了新的創作工具和媒材——石版畫。他在友人 W. B. Fountain 的鼓勵下，答應了舊金山版畫創作中心的邀請，斷斷續續地以兩年時間，創作〈馳名世界的張大千〉和〈張大千形象〉兩個主題的石版畫，套印達二十六色之多，表現手法的細膩，和他以筆墨揮灑的精心製作不相上下。

兩套版畫，共計十一幅，如〈山中古寺〉、〈山中來客〉、〈朱荷〉、〈牡丹〉、〈柿子〉等，他不但很快地適應了石版畫的材料，繪製印刷的過程和技法，更能在石版上表現出他潑墨、潑彩特殊風格。當他埋首描繪的時候，保羅則坐在一旁協助和靜心學習（圖三）。他那變化多端的題材和表現技法、境界（圖四）公諸於世時，立刻受到專家學者的贊譽：

「獨到的特質」，不愧是「中西繪畫的橋樑！」



圖三 大千作石版畫，保羅陪侍。

主辦者在大千石版畫出版前言中寫：

「以張大千在中國畫家中肯定的地位，讓他的筆墨技巧轉移到石版，既合乎時代，同時也可以讓更多的收藏家所擁有。」（註二）

抗戰勝利後，大千曾在北平頤和園依屈原《九歌》以白描法創作《九歌圖長卷》（註三）

六十二年農曆十二月初，他試以潑墨法，表現九歌中的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兩幅人物畫。

他筆下的湘君白衣、散髮、彷彿水月觀音般坐在岩石之上，面孔和衣褶的線條，細如遊絲，岩石、背景則採淡墨潑灑的方式，顯得十分飄逸。湘夫人，頭裹白巾，身著白衣，漫步於洞庭落葉之中。

從二畫的題款，可以見出他在忙碌中，抱病而為：

「寒芙蓉兮木末 六十二年癸丑十二月朔，畫三日未成，已而小愈，又有返台之行，當俟他日完之。」後書：

「是月二十一日 爰翁。」（圖五）

農曆十二月二十一日，為陽曆一月下旬，也就是完成於二月初赴港返台之前。同一天，又完成了《湘夫人》圖（註四）

欲了解大千癸丑歲暮售盡珍藏數十年的石濤傑作，先看他自述收藏石濤畫的過程：

「余自經喪亂以來，頗留心石濤和尚紀年之作。願平生收藏，已多散失，行篋所蓄殊少……」（註五）

上文作於六十三年二月，實際早在上一年年末，「行篋」中的石濤作品，就已經讓售一空；他在《影印石濤山水花卉冊題贈侯北人》中，沉痛地表示：

「大風堂僅餘石濤之一冊，亦以易米矣，北人道兄當為我慨嘆也。弟爰癸丑嘉平月。」（註六）

△ △ △ △ △ △

六十三年一月一日起，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為期一週的「張大千書畫展」，順利落幕，百幅近作訂購一空，精選其中四十幅印成畫冊。二月，大千完成《清湘老人書畫編年序言》後，偕雯波、保羅和綿綿飛往香港。

大千編撰、由高嶺梅出版的石濤書畫編年，已經籌劃多時，共花費大千五年的心血。

除了紀錄大千生平所收，現已散失的石濤紀年作品，他又廣徵公、私藏品，再加以鑑別，按年編次。

一般人或以為石濤乃畫苑之傑，作品出於頓



圖四 大千所作石版畫中的五幀〈山中訪客〉〈红柿園〉〈芍藥〉〈白荷〉〈晚歸圖〉

悟，大千則以為靠著漸悟，才能達到清湘老人的造詣。他在石濤贈友人吳逸雲山水畫題跋中找到石濤成功的奧秘：

「作書作畫，無論先輩後學，皆以氣勝。得之者精神燦爛，出之紙上。意懶淺薄無神，不成書畫。善收藏者，勿求紙之短長粗細，古

人片紙隻字，價重拱璧，求之不易，然則其臨筆亦不易也。故有真精神、真命脈，一時發現，直透紙背，此皆是大手眼，用大氣力，摧鋒陷刃，不可禁當，遂令百世後晶瑩不滅；即如文天祥先生所謂：『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』也。」（同註五）

石濤又說：

「好古敏求，則變化出矣。」

這些石濤自道甘苦之言，使大千受益無窮，他並告誡門弟子：

「七分人事三分天。三分天資，人人得而有之；七分人事，人人能之而未必能。」

大約上年七月中旬，大千已把《清湘老人書畫編年》手稿並手札寄給嶺梅，如今連同序言也交付嶺梅，算是完成多年來的一樁心願。

到了台北之後，住進中山北路的華國飯店。

第二天，便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秦孝儀陪同到士林官邸拜年，蔣宋美齡夫人以下午茶款待。蔣夫人對綿綿特別鍾愛，摟在懷裡問東問西，還送她一個紅包作為壓歲錢。隔了幾天，行政院長蔣經國到訪，替老總統對大千送畫祝壽表示謝意。蔣氏並介紹他到溪頭旅遊，住自己住



圖五 大千以白描法畫人物，以潑墨畫景物的〈湘君〉圖。

的小木屋，大千自然樂意，蔣氏即安排人員陪同前往，大千一家除了欣賞竹林美景之外，招待人員所贈難得一見的方竹，成了大千永不離身的手杖。

最戲劇化的莫過於橫貫公路天祥之遊。鄉農誤把大千認作是「張大帥」，投以敬畏的眼神。路上不期而遇的青年健行隊，知道他是位名畫家。對他的垂胸長髯格外好奇，一位女生小心翼翼地問他，能不能讓她們摸摸鬍子？經過大千首肯，二百多位男女隊員，人人要摸生平罕見霜雪般的長髯，接著又紛紛請他簽名留念，簽得大千手酸臂痛。

此事被林慰君知道後，詩興大發，不久在《大成》月刊發表打油詩一首：

「天祥風景真不壞，翩然來了張大帥，
美女如雲摸鬚髯，齊稱此髯太可愛。」（註七）

在卡密爾附近女兒家養病的蔡孟堅突然接到保

羅越洋電話，報導大千歸期，盼能到舊金山接機。孟堅知道大千行李眾多，通關麻煩，特別請到駐舊金山領事茅承祖同往，以便照料。除了一般隨身的行李之外，尚有所採購及朋友贈送的奇石、花木，行李多達二十八件，推測香港賣畫所得，可能揮霍得差不多了。孟堅在《大千回國趣事》中描寫通關的一幕：

「茅領事即告以大老一行，除隨身行李外，尚有一大批台灣奇石，計三千餘磅。海關官員看到這位白髯垂胸，道貌昂然的大老及護照上「張大千」三字，就問：

「這是東方畢卡索嗎？我們對他十分信任，全部放行，都可不必檢查。」（註八）

越洋旅行、返家臥病、病癒躍躍欲試地興起另一波的創作熱，已經成了大千多年來不變的生活步調；這次陽曆三月回到環碧庵，待病起時已經是七十六歲生日的陽曆四月下旬。

開四川飯店、擅於針灸和推拿的馬晉三將軍，聲言由四川飯店設筵拜壽。來自舊金山、紐約、卡密爾的親朋、名票、門生齊集一堂。紛紛向穿團花紅緞長袍的大千下拜。雯波穿著一身在台灣特製紅綠花朵黑紗旗袍和短外套，光艷照人，看來像三十幾歲。席間，四川飯店名菜之外，雯波親手烹調的「清湯獅子頭」和「蜜南」兩道拿手菜，賀客邊吃邊稱贊，話題卻也離不開她看起來年輕美艷，和大



圖六 大千病前所作〈墨荷〉

千的艷福。

年初香港之行，郎靜山為大千精心製作一幀大千七十六歲的集錦照片，多年未作詞的大千，題了一首〈減字木蘭花〉（題郎靜山為予七十六歲造像）：

「墜鞭側帽，走馬長揪年正少。容易秋風，短髮蕭蕭一秃翁。閑情無著，陶寫恆防兒輩覺。吾愛今吾，猶有紅妝喚老奴。」（註九）

遠自青年時期，大千就樂見妻妾喚他「老奴」，稱他正字標記的東坡帽為「老奴帽」，據說桓溫妻子乍見桓溫小妾時，驚呼：

「我見猶憐，何況老奴！」大千的「猶有紅妝喚老奴」，不知是否本此掌故？

近秋時節，隱居環碧庵的大千，又患了一場大病。八月初一，他畫了幅〈墨荷〉。

畫面重心放在右側，三兩片濃濃的墨葉，襯托著花蕾和盛放的荷葉。斜斜伸向左上方的是一片荷

葉的側影，伴著朵半開的荷花，別有一種嬌媚的姿態。

大千的題詩和落款，安排在左下方的一角，也具見巧思：

「人品誰如花澹宕，文心可似藕玲瓏，露筋初外好風景，祇有漁洋詩最工。六十三年甲寅八月初一日環筆菴，爰翁七十有六。」（圖六）（註十）

農曆九月，他又揮灑一幅〈戲魚圖〉上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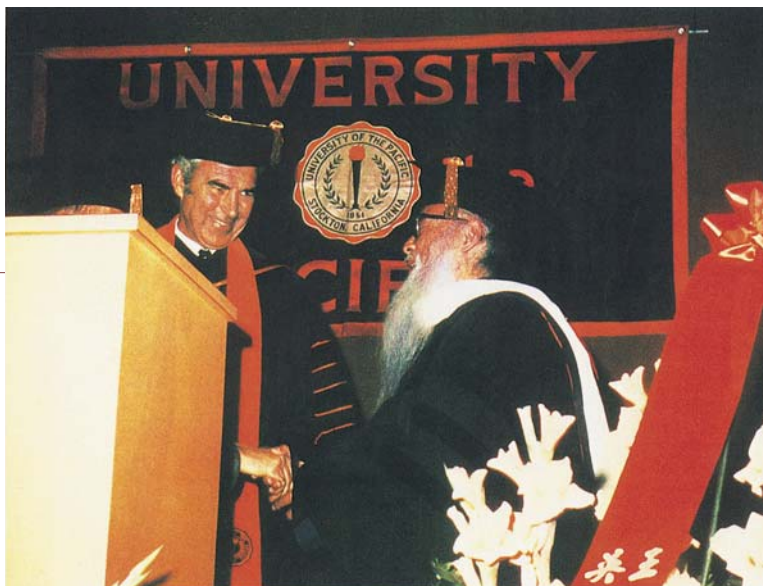
「唼藻吹萍逐隊多，偶逢投食亂如梭，一生不識江河大，奈爾陂塘撥刺何。六十三年甲寅秋九月，環碧庵大病新瘳，試筆為樂寫之，大千居士爰。」（註十一）

如果以作於八月初一的〈墨荷〉和農曆九月所作〈戲魚圖〉為標竿，前者標示著大千大病之初，後者標示出他「大病新瘳」的輕鬆和喜悅。

中間發生了八月十五日的中巴斷交，和九月他猶豫再三的東京「張大千畫展」。

中華民國和巴西斷交，是他多年來的隱憂；郭有守被從巴黎機場架走的殷鑑，即使八德國沒有劃為水庫預定地，他也必然要離開巴西，所幸及早物色到可以居和環碧庵兩處棲身之地。

六十一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後，不僅全國上下視日本為以怨報德，忘恩負義之邦，大千亦不齒日本行為，不願再踏進日本國土，也不欲在日本舉



圖七 大千獲頒美國太平洋大學人文博士榮譽學位

士前往主持揭幕，居士夫婦及一二隨行者的全部費用，由主辦單位擔負。中間雖經好友勸說，張群並建議不妨借畫給歷史博物館，由館方出名與日本作交流展；大千一方面仍舊猶豫不決，另一方面春天回環碧庵後一直因脈膊跳得太慢入院醫療，加裝「助跳器」後，才逐漸好轉；因而始終沒作最後決定。直到羊汝德轉來張群為展出目錄寫的序言，知道再不交出參展作品，難對史博館和知交交待，才將近年得意

行畫展。

九月，國立歷史博物館與日、華民族文化協會訂於東京舉辦「張大千畫展」，出版畫集作為文化交流活動。

此事倡言已久，陶鵬飛在〈國畫大師張大千東京畫展追記〉中寫：

「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，早在去年（六十二年）……日本方面即指定邀請張大千先在東京舉行『張大千畫展』。並邀請居

作品請遠來探病的李祖萊帶返台北。」

至於展出時間，陶鵬飛「追記」為七月十三日起展出十三天，故宮博物院版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所附年表中，則指為九月。史博館編的渡海三家年表則未列月份。

這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大千接受美國斯鐸克郭市太平洋大學頒授的榮譽博士學位。該市距卡密爾二百餘哩，大千夫婦、保羅和綿綿父女一齊前往，觀禮的中外佳賓四、五百人之多。麥愷孚齊校長致詞：

「張教授是世界聞名的偉大藝術家和學人，今天我們能給他博士學位，使他成為我們的校友，實在是非常光榮而高興的事。」（圖七）

接著，由大千好友姚莘農教授報告大千生平，當他講到：

「一九一七年，他奉父母之命到日本去學染料學，但他大概沒有學好，因為他連自己的鬚子都不會染。」

仰望大千垂胸白髯，來賓席上爆出笑聲和久久不停的掌聲。

冬天，蒙特瑞半島已充滿了寒意，參與斯波肯世界博覽會中國館藝術展的台灣畫家李奇茂，在友人蔡孟堅、茅承祖領事陪同下，往訪大千。環碧庵門旁的青天白日旗，使李奇茂十分感動。轉望四周

花木和大畫室中的佈置，可以感受到一位中國文人畫家的生活境界。

賓主之間擺開龍門陣時，大千幾乎無所不談，及至奇茂展開作品請他指教時，他的態度謙和而誠懇：

「繪畫中，人物、動物最難，我初學畫時，就是從人物著手畫起，後來才改學山水。李先生正值英年，有此成就，好、好，要得！」

李奇茂憶及此事時，在〈大千居士與我〉中寫：

「雖是簡單的幾句勉勵的話，而對我的激勵，卻是一股極強大的力量！」

冒著凜冽的寒意，李奇茂穿過松林小徑，步入大千落成不久的聊可亭，他事後形容眼前的景象：

「映入眼裡的都是一幅幅出於自然傑作的畫面：孤松、蒼柏、竹蔭、筆塚、梅丘、樹林、奇石峰壘，無一處不讓我流連。我步著每一寸土地，經此名園，撫摸一草一木，身歷此境，相信不是畫家也可畫，不是詩人也可作詩……」

數年後，大千定居台北，李奇茂主持的台灣藝術美術科學生畢業展和奇茂個展，大千都仔細觀賞，誠懇地加以鼓勵和贊賞。（註十二）

△ △ △ △ △ △

民國六十四年農曆除夕（二月十日），大千夫婦聯袂返台，並非爲了在台灣過農曆新年，主要是前往石牌榮民總醫院徹底檢查日益多病的身體。

醫院檢查報告所列的一長串病症，使大千夫婦悚然一驚：

心臟病、糖尿病及所引起的視網膜病變、膽結石、十二指腸潰瘍、腰椎退行性關節炎、皮膚病……

醫生囑咐，服藥之外，尤其要常看心臟科。友人勸他，體衰多病，何不遷回台灣定居，朋友多，醫藥照顧方便。這種提議，使大千落入沉思：

在美國不斷看醫生，作全身健康檢查，語言隔閡，使他無法和醫生溝通，全靠朋友翻譯，他說：

「洋醫生又不肯把檢驗報告給患者看……若遇到情況不妙，不答覆，要捉摸醫生的表情，更令人焦慮、緊張、不安，反加重病情。」

在台灣榮總，不僅可以和醫生直接溝通，中文的檢驗報告，更是一目了然。此外，他也由巴西和中共建交，聯想到王之一到環碧庵看望他時的一段談話：

「你看美國會和中共建交嗎？」在舊金山散步

時，大千問要返回巴西的王之一。

「那是遲早的事。」新聞工作者對政治、時事總比較敏感。

「那麼我怎麼辦？到那裡去？」想到中巴建交，八德園的陸沉，大千自己也早已料到這種結局，但語氣中仍帶有幾分焦慮。

六十四年春天的台灣之旅，使他下定了遷居台北的決心。

「遐庵先生歸道山倏忽逾歲矣，歿不能哭其門，葬不能臨其穴，中心哀疚，無時或已。」大千在〈葉遐庵先生書畫集序〉開頭吐露出心靈深處的哀傷（註十三）。

長他十九歲的葉恭綽和他結識於上海，曾同住蘇州網師園，憐惜善子和大千的高才，一度想購園給兄弟二人居住，使得儘量發揮藝術才能，後以日本侵華，陷於戰亂而未果。勝利後大陸失守，又同時寄寓於香港；恭綽對大千的照顧和情誼，無異於手足。但亂世中，「歿不能哭其門，葬不能臨其穴」的親朋好友何止恭綽？這真是一個悲情的世代。

值得安慰的是，其任前外長葉公超輯其書畫付梓，公諸於世，為序之餘，大千不免慨嘆：

「先生宇宙蟠胸，經綸視掌，當著史策，予但記其高風古道，文章餘事，緬想平生，曷勝黃墟之痛！公超輯先生遺作，梓之壽世，其痛而不忍言者，當百倍於予！吁！可悲也。」

民國六十四年三月張大千爰。」

在台北，大千夫婦僅停留一個多月，就匆匆返回環碧庵養病。一旦身體稍有起色，也不忘作畫。因為無論償債、醫病和準備遷徙、築新園的龐大開支，都有賴他的筆耕。^註

文註

- 一：題詩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，卷二，頁一九七，書見《張大千的世界》，圖九六。
- 二：《無人無我 無古無今—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，圖四二之前言。
- 三：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，繪畫篇，頁四四（共九頁）。
- 四：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，圖一〇九。
- 五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，卷六，頁五九，〈清湘老人書畫編年序言〉。
- 六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，卷七，頁一五九。
- 七：《環碧庵瑣談》，頁四四七，〈張大千在台灣〉，沈羣窗撰。
- 八：《中央副刊》(63:31)〈大千回國趣事〉，蔡孟堅撰。
- 九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，卷四，頁十六。
- 十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，卷三，頁二〇一。
- 十一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，卷三，頁二〇二。
- 十二：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，頁一〇五。
- 十三：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，頁六一。

圖註

- 圖一：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展圖錄》圖十八。
- 圖二：《大風堂遺贈印輯》第一九一印。
- 圖三：《無人無我 無古無今—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圖四二之一。
- 圖四：《無人無我 無古無今—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圖四二之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七幅。
- 圖五：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一〇八。
- 圖六：《張大千先生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一一二。
- 圖七：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（生活集影）。